

乡村记忆

一个青棉桃

林红宾

前些年我负责搜集整理《栖霞方言》，历经数月，最终筛选出数万字的民间谚语，堪称一部中篇小说的容量。然而，在付梓印刷时，因种种原因，字数大为压缩，甚为遗憾和惋惜。时至今日，我常于彻夜难眠之时想起那些颇为经典的民间谚语，叹服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。那些精炼的民谚寓意切丰富多彩，那句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得饶人处且饶人”，让我的思绪深深地沉浸在那些采访的故事之中……

索武赶刘庄集买了四袋化肥和一些农药，绑在小推车上，将车攀擦上肩，推着往家走。途经一个大坡，推起来甚是吃力，走了一程，便气喘如牛，大汗淋漓，不得不停下来歇憩一会儿。“要是退回20年，推这么点东西经过这里根本不觉费力，眼下有些打憊了。年纪不饶人呐！”他朝坡顶看了看，盼望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。

说来也巧，正好有个人拿着一根绳子从坡顶走下来，微笑着搭讪：“怎么老弟，推不上去了吧？”索武说：“是的，这几步挺难走。老哥，你贵姓？”“不贵，姓刘。”刘某说着将绳子系在车头上，像纤夫一样把绳子套在肩膀上，二人齐心协力，很快到了坡顶。索武说：“老哥，看你这架势，莫非是专门干这一行的？拉上来需要多少钱？”刘某说：“要是专门为人拉车，早就饿死了。”索武说：“那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刘某说：“闲遐无事，随便逛荡。你我有缘，岂有不帮之理！”索武好疑惑：“咱俩初次见面，怎说有缘？”刘某解释道：“在此相遇就是有缘。人时常出门在外，没准就能碰上难事，谁见了不伸手相帮？”索武连声称是。刘某热情相邀：“我家就在这大坡下面，你可随我回家喝口茶，待缓过劲来再走不迟。”索武口干舌燥，正中下怀，便欣然应邀。

刘某将索武领回家中热情款待，又是烧水沏茶，又是斟酒吃饭，把索武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待酒足饭饱之后，刘某端上一盘菜，说：“老弟，你可认得这是一道什么菜么？”

想起炊烟

刘吉训

每次回到家乡，大老远便有浓浓幽香的炊烟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，乡情亲情顿时笼罩全身。按风俗，这可是家乡最相思之物，听老人说，大凡有游子回家，炊烟仿佛通灵性似的，几天前就盘绕在房屋四周，直到接着亲人归家。

炊烟是从每家每户房子前坡上的烟囱里冒出来的。烟囱连着火炕，火炕连着锅灶，秸草和木柴在灶膛里熊熊燃烧，一边制造炊烟，一边煮熟填饱乡下人肚皮的食物。村里每户人家都有一间灶房，灶房里盘着一个锅灶，锅灶是用泥坯或砖砌成的，灶的大小基本上是按人口的多少而定，有单眼灶和双眼灶之分。

小时候，我们只在书本上见过钟表，农村一日三餐并没有精确的时间分段，上山割草挖菜，下河捉鱼摸蟹，只要见到炊烟升起，便可以挎着篓子或提着小簋回家，就恰到好处地赶上吃饭时间。一路上，炊烟就成了观赏频率最高的景象。炊烟先是从村子里某座茅草

索武一看，盘子里只有一个青棉桃，不看则已，一看心中“咯噔”一下，不由得连打寒颤，脸色“腾”地红了。

两个人的思绪都回到了8年前……

那天，刘某要去赶东面的张村集，行至半路一时内急憋得慌，想方便一下，见路旁有一块棉花地，棉花长得葱茏，有齐腰深，正是方便的好地方，便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。待方便完了，想找个石头或木棍揩屁股，怎么也找不到，恰巧青棉桃有核桃那么大，便折下一支将屁股揩干净了。正欲离开，偏偏就在这时，索武来到跟前，厉声吼道：“我这片棉花让人糟蹋了不少，不得不严加看护，这不，好端端的棉桃儿又让你给作贱了，今天你不把这个青棉桃吃了，休想走开！”

刘某万般无奈，只好将心一横，两眼一闭，按索武说的做了。完事之后，他定定地瞅着索武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你别想经过俺村去赶刘庄集！”言罢走出棉花地，怎奈腹中难受，便呕吐不止。

打那以后，索武惟恐刘某报复，再未去赶刘庄集。

时光过得好快，一晃眼8年过去了。索武暗自思忖，摘青棉桃那件事恐怕刘某早就淡忘了，即便见了面也会认不出，去赶刘庄集不会出事的。谁曾想今天还是让刘某遇上了，真可谓不是冤家不对头。当下，索武好不尴尬，愧疚地说：“老哥，当时我做得确实欠妥，今天在你家里，无论你怎么处置我，我都认了。”

刘某说：“老弟，实不相瞒，8年来我一直在等你，今天见你推着小推车从我门前经过，知道你去赶刘庄集买东西，所以我就在坡顶等你。常言道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我要是记恨你，怎能好酒好饭地伺候你？我是想让你记住，人生在世不容易，有理不要有霸气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

索武异常感动，泪水潸然。临别时说：“老哥，你宽宏大量，值得交往，过几天我一定再来拜访。”

房袅袅升起的，接着就有第二家、第三家……不一会儿整个村子都笼罩在烟雾之中。

炊烟温热了乡下人的生活，有了炊烟，便有了农村的五谷丰登；有了炊烟，便有了庄稼人的安居乐业。

家乡话常说的“断炊”，意思就是没米下锅，烟囱里冒不出烟来了。我常想：没有炊烟的岁月，定是饥荒的年代。

如今，回到家乡，却愈来愈难见炊烟了。电和燃气已替代了秸草和木柴，电炊具和燃气灶已替代了土灶。走进村子里，一排排红瓦白墙的房屋，村西还盖起了二层楼房，村南水塘里鱼儿欢跃，村东大棚里果菜飘香。走进厨房，精美瓷砖铺成的灶台上，燃气灶吐着蓝蓝的火舌，电饭煲里正冒出饭香，一尘不染的厨具铮明瓦亮，诉说着今天火红的日子……

可是，我还是常会想起炊烟，想起只有炊烟、只有稀粥、只有野菜童年。

往事如昨

废弃铁路上的童年

刘卫东

这是一张八个人的合影。照片上的“八兄妹”都已60岁开外了，是曾经的发小。八个人肩并肩微笑着站在一条废弃的铁路上，背景是一棵郁郁葱葱的槐树和三排红砖裸露的二层小楼。“这里是我们八兄妹生活的地方，我们都称它为‘小红楼’。”

“听说这里要开发了，我们相约来到这里。在樱花盛开的时候，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地方，重温那段纯真的岁月，于是就有了这张合影。”四十几年的沧桑，即将拆除的三幢小红楼和这条废弃的铁路，一起封存在了记忆中。

小红楼的故事，和这条废弃的铁路息息相关。

这是一条专用铁路，南北走向，有四华里长，南头连着莱阳火车站，北头连着莱阳市肉联厂，而小红楼正好镶嵌在这条铁路中间的西侧，恰像一个人挑着一副担子。小时候，我们一出门，就必定要经过这条铁路，它成了我们童年寻找乐趣的“捷径”。

小红楼的后边是一大片农田，沿着铁路向北，不大一会儿就到了。冬天的时候，这里成了我们的乐园。

下了一夜的雪，天亮时雪一停，隔壁小菊就来约我了。“哥，我们今天去捕鸟吧？”她挎着个柳条筐，拿着根木棍和一小袋金灿灿的小米。我明知故问：“怎么个捕法？”“哥，你跟我来！”我们又招呼了小胖和大军一起去。找了一块平整的雪地，小菊用木棍把柳条筐支起来，在筐底撒了一把小米，掏出一根绳子，一头系在木棍着地的那端，我们牵着绳子的另一头，躲到十几米外的铁路路基下，悄悄地观察着鸟儿的动静。

一会儿，一只麻雀落了下来，它蹦蹦跳跳地来到筐沿外，东张西望，很警惕的样子。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紧张地看着这只麻雀，生怕吓着它。它观察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有危险了，就跳进筐底，开始啄小米了。我刚要拉绳子，小菊用手势止住了我。这时，又有几只麻雀跳进筐底。小菊向我使了个眼神，我一拉，那只筐倒扣了下来，可怜那几只麻雀，全被扣进了筐里。看着它们惊慌的眼神和在我们手中徒劳的挣扎，怜悯之情涌上心头。小菊说：“放了它们吧。老师不是说鸟儿是我们

的好朋友吗？”于是我们手一松，麻雀飞走了。

看着麻雀渐飞渐远的身影，觉得这雪后的原野，是那么宁静。

铁路的南头是火车站。

靠近候车室那儿有一个书摊，我们经常在那儿租小人书看。去火车站，如果走大路的话，就得从东边绕，得多走两三里路。为了省时间，我们就沿着铁路走，一转眼就到了。

摆摊的是一位六七十岁的大爷，他风干成橘皮一样的手中握着一支旱烟管，足有一尺多长，上边系着一个小小的袋子，袋子里装的是旱烟末，闲着没事就来上一锅。靠墙斜倚着几个四四方方的木架子，几根细绳从木架两边平行扯出，小人书就一本本地挂在上边，远远看去就像一面彩色的墙。

那一圈看书的人，或蹲或坐或站着。我知道了这种巴掌大小的书就叫小人书，我也跟大家一样看得入了迷。

我们的精神食粮除了小人书，无疑就是电影了。那时候我们看露天电影，放电影的地方就在这条铁路的两头——肉联厂和火车站广场。

能看场电影就跟过年似的。为了能提前占个好地方，我们早早出发，沿着铁路走到放映场地。最好的位置当然就是放映机前这块地方了，来晚了就得上两边和后边了，或者看反银幕。

晚饭后大人们才过来。天完全黑下来了，放映师开始调光，一束耀眼的白光射到影布上，影布上立刻出现了许多兔耳朵、狗耳朵，那是孩子们的手影。

电影开始放映了，照例先放新闻简报，然后才放正片。我们用这黑白的电影，充实着单纯而有趣的日子。“慌什么？一个李向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！”电影里的这句台词，被我隔壁的二弟模仿得惟妙惟肖，直到现在，我仍记忆犹新。

这条铁路我们走过了多少次，记不清了。但是每当那棵槐树刻上一圈年轮，我们就又过了一年。一直走到了花甲之年，那棵槐树仍然郁郁葱葱，而这条铁路却已锈迹斑斑。

我总觉着，这条铁路并没有废弃，它正以另一种方式，向前延伸着。